



## 搭白玉昆班

近半年的漢口演出，孟小冬的技藝有了進一步的提高，一方面她能有在舞台上不斷磨練的機會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她得到了孫老元的精心指點。老元十七歲嶄露頭角，就替程（長庚）大老闆操琴吊嗓，受到程的讚賞，稱其為後起之秀，得以入清宮當差。後來除傍過汪桂芬、孫菊仙、譚鑫培以外，還為青衣時小福、陳德霖等拉琴。經陳德霖的介紹，又曾傍過余叔岩一段時期。所以老元有一肚子的正宗譚、余派老生戲，特別對譚腔精通極了。師傅仇月祥也認為這是難得的好機會，必須恭恭敬敬地求教於孫老先生。

老元自然也肯傾囊以授。不過老元提出：「我給小冬說譚腔沒有問題，但要想在譚藝方面有所發展，既不能再回到上海共舞台或大世界那裡去唱連台本戲，也不必亂跑杭、嘉、湖或南洋新、馬、菲一類的小碼頭。應該進京深造，那裡才是京戲的大窩子，有的是高人。」孟小冬悟性高，吸收快，一字一句、一絲不苟地向孫老學，平時對二老也特別尊重，不但言聽計從，從不違拗回嘴，而且小嘴還甜。她聽二位老人提出要上北京，自然心裡高興，但同時對二老說：「有你們二老給我說戲，真好比伏龍鳳雛，扶保劉皇叔，我已心滿意足了，就怕還學不完呢，哪裡還想去找什麼高人呢？」說得二老哈哈大笑，十分開心。

說歸說，笑歸笑。最後還是決定由漢口搭船順流東進，先回上海。到滬後，仇、孫二老向孟小冬父親孟五爺鴻群敘說要北上進京的打算。還沒等五爺開口，那天老六孟鴻茂也在座，六爺一聽雙手贊成，說：「好！不如讓小帆（鴻茂之子，習武生兼文武老生，乃孟小冬堂弟）也和你們一齊跑。」孟五爺也說：「那裡是我的老土地，我的體力漸漸不支，怕在上海也唱不動了，你們先去，站穩腳後，我也想落葉歸根，回老家嘍！」六爺忙說：「等等！聽人說大舞台白老闆（指白玉昆）最近要辭班北上，讓我去問問，他是大牌演員，有絕活，有號召力，如成的話，讓他帶著，更有把握！」

孟鴻茂說的白玉昆（一八九四—一九七一），乃是著名武生演員，更有人譽之為「能派全才演員」。北京人，原名白勝萍，九歲入天津德勝魁科班，初習花旦、武旦，曾有藝名粉蝶仙。後對旦角不感興趣，私下向師兄苗勝春學武生。十一歲時，科班演出《翠屏山》，扮演石秀的武生突然患病不能上台，他就自告奮勇代替，由旦角反串武生，由於扮相英俊，嗓音嘹亮，加以武功純熟，耍刀一場，十分精彩，大受觀眾歡迎。從此他就正式改學武生，並易名白玉昆。

十八歲出科，二十二歲到上海，加入大舞台。他具有出奇的創造性本領，到上海第一天打炮戲為《葭萌關》，此戲又名《戰馬超》，本來是一齣冷戲，一般武生演員均作為開鑼戲來演，而白玉昆把它做了一番改造，比如馬超原來掛黑三，顯得老氣橫秋，他改為粉面朱唇的俊扮，還加了不少唱句。再如馬超原扎大靠，與張飛對陣開打，後面挑燈夜戰，即脫去大靠改穿箭衣，頭上加甩髮，又增加了不少火熾激烈的翻撲摔打，十分火爆。使原一齣冷戲變成唱做念打的熱鬧武戲，觀眾覺得新穎別緻，獲得交口讚譽。配演張飛的李永利，是著名武淨，牡丹綠葉，相得益彰。後來李永利把白玉昆的演法傳給兒子李萬春和徒弟藍月春，並改劇名為《兩將軍》。那時李十四歲，藍十六歲，兩個小武生活躍舞台上，演得嚴絲合縫，就此紅遍京城，成了後來李萬春的代表作。溯本求源，李萬春的成功，正是白玉昆當年辛苦的結晶，玉昆之功不可沒也。

白玉昆不但武生戲出色，他的文武老生、紅生戲也有口皆碑，還兼演淨、丑甚至旦行，戲路極寬，人稱能派全才。他演《甘露寺》，前飾老生應工的喬玄，後飾武淨應工的張飛。在「相親」一場，他還創編了「二黃」大段所謂「五音聯彈」，場上氣氛熱鬧，流行甚廣。因區別北方馬（連良）派，而稱「南派甘露寺」，也稱「鎮江甘露寺」。

白玉昆在上海還參加編演了大量連台本戲，如《狸貓換太子》、《火燒紅蓮寺》等；他創編的《風波亭》、《地藏王》（即瘋僧掃秦）被譽為「白派」代表作。從而長期在江南獨挑大樑，紅極一時。在他初到上海時，周信芳（麒麟童）還為他配過戲，他們合演的《狸貓換太子》，白掛頭牌，飾演狄青；麒老牌甘當綠葉，配演包公。兩人在一場對手戲中，演得十分精彩，獲得滿堂彩聲，可謂旗鼓相當。周信芳處在弱於白玉昆的情況下，不甘示弱，以傑出的表演獲得了平分秋色的藝術效果。有人曾評論白玉昆：「此人不紅，是無天理。」

白玉昆的師兄苗勝春，他們當初同在天津坐科德勝魁班。苗工文武老生，得過名師傳授，看過不少名角的戲，加之生性好學，除了本工外又涉獵丑角、花臉，肚子寬、能戲多，是一位博學多才的藝人。他早年在山東演出時，結識了當時十八歲的周信芳，並結金蘭之好。後來上海，一直與周信芳搭檔，成為莫逆之交。由於他是位無戲不演、無所不能的全才演員，深得滬上觀眾的好評。周得苗如魚得水，有紅花綠葉之妙，二人幾乎形影不離。苗也寧願正戲不演，甘為綠葉，不僅為周配戲，還教了周不少武戲，彼此情同手足。後因白玉昆初到上海，苗為了幫這位師弟立足滬濱，不得不辭周而去，使周如失右臂。臨別周設宴歡送，席散，周忽向苗深深跪拜，說：「二哥！您人走弟兄情義在，對您多年給我的幫助，我向您道謝了。」於是彼此抱頭痛哭，難捨難分。苗勝春後來長期落戶黃金榮開辦的黃金大戲院為基本演員。因排行第二，內外行尊稱苗二爺而不呼名。平生誨人不倦，對同台者提拔獎掖甚多，有德之人也。滬上大亨杜月笙、張嘯林輩均邀其教戲。曾為杜月笙配演《黃鶴樓》劉備，杜票演趙雲。苗亦得意，常對人言：「杜公還稱我『主公』呢！」

孟六爺鴻茂去拜訪了白玉昆，探聽一下他是否有北上的打算。叩開門，鴻茂向白老闆請安問好，落座後便把來意向白敘述一番。

白說確有此事，因丹桂第一台散班後，原擬由他主持後台工作，但白考慮這一工作原來是由麒麟童負責的，他不願取而代之，怕吃力不討好。並說天津方面託人請他組班去演一個時期，已與人合股，在天津東興大街南口，某劇場原址，組織天蟾舞台，為男女合班。現在人選已說定的，有小翠芬、王慶奎、靈芝花、小馬五、張雨亭、龐少春、陸樹田等人。人是有了些，但還湊不成班，需再約幾位。對於今日孟老闆來捨，白玉昆自不知為何。孟鴻茂笑說：「我有個姪女小冬，前兩年在大世界、共舞台借台演戲，前些時候剛從漢口回來，想到北方再求深造；還有犬子小帆，雖在共舞台掛牌，但不成器，想投白老闆門下，望您多教教他！」白玉昆本來就在招兵買馬，聽說兩個初出茅廬的小角色要來搭班，自然高興。就說：「請六哥放心！這次是男女合班，令郎、令姪女來不成問題，小帆的戲我看過，虎虎有生氣，讓他出去見見世面。小冬這孩子准有出息！你們老孟家三代總算出了個金鳳凰！是該到京城振翅開屏一展身手才好。我和五哥鴻群老朋友了，再說有仇老令工跟著，哪還有錯。請聽我的信兒。」

又過了一段時期，孟六爺連去催問了兩次，白玉昆那邊班子才組好，一切已準備就緒，於是在一九二三年隆冬季節，孟小冬和師傅仇月祥、琴師孫老元及族弟孟小帆隨白玉昆一行，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由滬出發，沿津浦路北上。

